

悠悠岁月

家乡的茭白

■石潇涵

茭白应该算是夏季最常见的蔬菜之一,至少在我家乡那个江南小城来说是这样。

通常,我们都用“出淤泥而不染”来形容荷花,但一直以来,总觉得用“出淤泥而不染”来形容茭白也丝毫不为过。茭白一般生活在淤泥较厚的浅水区,秋冬枯萎,只在水面留一蓬焦黄色的丛根,春天时枯根下长出嫩叶,暖风一吹,太阳一晒,茭白苗子会很快长大。到了四五月份,就能长得像人那么高了。茭白长在苗子的根部,从五六月份开始,苗子的根部就逐渐膨胀,到七八月份就正式成熟了。

在我的感觉里,茭白是真正的野生蔬菜。在我的家乡,田野里那些小水塘,大水沟,到处都可以见到茭白。哪怕是有人种的,也不是正儿八经地种在水田里,也只不过是种在一些自家田边的水沟里罢了,

自生自灭,也不需要管理,所以和野生也没什么两样。小时候,跟着父母在田里干活,收工回家的时候,父母就经常会顺路从一些水沟里掰几段回去当菜吃。

现在说起来,往往是“茭白炒肉片”之类的菜。或许因为我是女孩子吧,我并不喜欢吃肉,我更喜欢吃“清炒茭白”。把茭白切成长长厚厚的片片,直接油炒,再加水焖煮几分钟,最后撒上一点葱花就行了。茭白算是半海绵体,只要焖的时间到位,让油盐的鲜味渗入,茭白就能异常鲜美,一口咬下去,酥酥的,软软的,酥软的同时却又带着微脆,那含着茭白特有的咸香水汁从中渗出,简直是让人欲罢不能。

农历六月以后,正是茭白肥嫩的时候。茭白的采摘食用期非常长,大概要从六月份持续到十月份。在这段时间里,经常会有一些

勤劳的人到田野里去掰茭白,洗干净后拿到镇上的菜场去卖。当时,这也算是一份小外快吧,不过这种小外快到了现在,很显然已经成为了大财源。现在,家乡已经有很多人成片成片地在水田里科学种植了,定期施肥,定时打药,甚至还要搭温室四季栽培,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外地的大卡车来到这里拉货。然而奇怪的是,现在的茭白个子更粗壮了,质地也更肥嫩了,可是吃起来却总是找不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。

前几天,我回乡下时顺路到一个远亲姨母家走了走,姨母从屋后的水塘里掰了几只野生茭白炒给我吃,虽然个儿不大,看起来也不像市场的那么肥嫩,但我却品尝到了那久违的童年味道,它和市场上卖的那些吃起来确实不一样,似乎多了一些什么……

也一同埋葬在记忆的底层。

多年后的一天,我走在城市的街上,遇到同村的霞,她一脸兴奋地对我说:“咱村通公交车了,从家门口过,真方便……”我来不及听她细说,收拾东西急急奔回老家。

公交车在加宽的乡路上行驶,颇有些悠然自得。我望着车窗外熟悉的风景,感到非常亲切。宽阔的乡路上人来车往,热闹而有秩序。乡亲们开着拖拉机、三轮车,还有拉货的汽车,在乡路上来来回回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回到家,母亲张罗了一桌好菜。她说:“修了公路,去城里方便多了。瞧这些菜,好多都是从城里买来的!”一家人在一起吃饭,聊天,其乐融融。我从老家回来的时候,母亲招呼三妹:“在门口看着点车,我给你姐再拾掇点花生、红薯!”三妹喊着:“快点,快点,车到门口了。”我接过母亲手中的口袋,上了车。

母亲站在老屋的门口,一直目送我消失在乡路的尽头。公交车奔驰在乡路上,我的眼前一片光明……

现在的生活除了打工,我也会在纸上描画几笔,在电脑上敲敲打打,获得精神上的财富,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幸福感。也许我成不了画家,也许我成不了作家,我只是个平凡普通打工的姑娘,有一天会结婚生子,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孩子,我也会培养他的兴趣爱好,让他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人,我想这比给他多少物质,都更加让他幸福。即使过着琐碎的日子,闲暇之余,动动笔墨,也能更好地守住自己的心性。

有人说:人无癖,不可交。这里的“癖”指的就是爱好,一个有所爱好的人,一定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。当然这里的爱好指得是好的爱好。画画,让我认识了美,写作,让我懂得了善。回忆儿时,其实本身就是美,就是善。

童心本就是五彩斑斓的画。

婆婆摆摊

■吴婷

几个月前,我们把乡下的婆婆请到城里接送孩子上学。可她除了接送孩子时出门一会儿,其它时间大都待在家里。日子久了,婆婆便跟我絮叨,说整天待在家中闷得慌。为此,我和老公心里头很不是滋味,却又无可奈何。

前一阵子,婆婆突然喜笑颜开地说:“婷子啊,我做点儿小生意怎么样?”我一听,吃了一惊:“妈,你能做什么生意呀?”婆婆笑呵呵地说:“这几天傍晚我在楼下菜市场转悠,发现菜市场门口有许多人摆地摊,还有不少老年人呢。”

见我犹豫不决,婆婆说:“不用你们出本钱,来城里时你爸给了我500块钱。”老公赶忙说道:“妈,我们不是怕花钱,是担心你劳累啊,摆地摊很辛苦的。”婆婆说:“再辛苦总比我在乡下砍柴割稻要好吧。你们放心,接送孩子上学是小事,我不会耽误的。我去摆摊,不但能赚些小钱,还可以跟那些摆摊的老人们聊聊天呢!”

看着婆婆高兴的样子,我和老公决定支持她。周末我们便带着婆婆到批发市场去进货,购人袜子、头饰、鞋垫和梳子等。

第一天晚上,我们陪着婆婆赶到菜市场,找到一个摊位后开始铺底布、摆货物。一切准备好之后,婆婆拿出折叠小板凳坐到摊位后等待客人。婆婆心疼我们白天上班辛苦,一个劲儿催促我们先回家。当天晚上,婆婆回来后兴奋地告诉我们赚了20块钱。

尝到甜头后,婆婆每晚必去。回来就跟我们说赚了多少钱,遇到了什么新鲜的事儿。白天闲在家时,婆婆就自己纳鞋垫,还喜滋滋地告诉我们,她纳的鞋垫柔软舒服,十分好卖。

自从婆婆摆摊后,家里吃饭的开销基本上花得是她摆摊赚的钱。我们不让婆婆花钱,劝她把钱存起来,婆婆却说:“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,我存它干吗?其实,我摆地摊也是想为你们分担一点儿。吃饭的花销你们可以省下来还房贷呀,虽然这点小钱帮不上大忙,可妈妈也尽了一份心。”婆婆的一席话,听得我们既辛酸又温暖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!

除了赚钱,婆婆摆摊还结识了许多老年人。空闲的时候,他们便聚在一起打打牌,唠唠家常。婆婆在城里的生活越越有滋味了。

悦纳是一种人生修养

■雨凡

很喜欢“悦纳”这个词,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,总能愉快地接纳,这是一种人生的修养。

悦纳快乐,更要悦纳痛苦。悦纳快乐,这很容易做到;可是如果痛苦找上门来,我们还能“悦纳”吗?但仔细想来,就是我们不想接纳,可它已经来了,你赶都赶不走,自己烦恼,更是雪上加霜;如果愉快接受,以乐观的心态面对,烦恼岂不减少了一大半!

悦纳成功,更要悦纳失败。渴望成功,拒绝失败,这是一般人的追求。但事实上往往事与愿违;你越渴望成功,失败却越如影随形,你踢都踢不开;与其烦恼,还不如坦然接受现实,积极准备下一次的努力!在这点上,我们应该向香港著名电影导演许鞍华学习,她的人生追求就是,“让自己永远与失败为伴”。

结果这位让自己永远失败的人,却屡屡创造人生传奇。

悦纳失败,才会接近于成功;拒绝失败,你将离成功越来越远!

悦纳赞美,更要悦纳批判。赞美的话,人人都爱听,批判的话,一般人都唯恐避之不及。而事实上,只有悦纳批判的人,才能赢得更多赞美。《增广贤文》中说:“道吾好者是吾贼,道吾恶者是吾师。”西方谚语也说,“恭维是盖着鲜花的深渊,批评是防止你跌倒的拐杖。”都说明了虚心悦纳的重要性,所谓“忠言逆耳利于行”说的就是这个理。

悦纳,是一种生命的坦然,是一种人生的境界,更是一种人生修养;生命里的所有遭遇,不管是好是坏,都能以平和的心态悦纳,才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。学会悦纳,我们才会有优雅的人生!

人生况味

乡路的变迁

■马亚伟

这一条小路,细细的,长长的,弯弯的。它一头连着我家的矮房,一头连着路尽头的庄稼地,仿佛一只颤颤悠悠的扁担,挑起了农家的日子。

这条路原本坑坑洼洼,“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”,被人们的脚反复踩过,平坦了许多。并且,总有一些脚印落在别人的脚印之外,踏到了不属于路的领地,路得以越走越宽。走宽了的路,看上去还是细细的,弯弯的。

小时候,我不知多少次光着脚跑在小路上,与路肌肤相亲,触摸它凉凉的血脉。小路,熟悉得就像母亲眼角的细纹,我可以轻易的解读出其中的悲喜。小路上有多少沟坎起伏,路旁的小树野草,甚至一个小石子,我都那么熟悉。来来回回,反反复复,起点终点,有什么人会像走一条路这样重复?恐怕只有日子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长长的路,如同长长的岁月。

熹微的晨光中,火热的太阳下,月色初上时,父亲推着手推车,车上放着收割的麦子,或者杂草、农具等

等。手推车发出“吱呦吱呦”的声音,碾在路上,仿佛沉沉的叹息声。有时候,车上载的东西太多,父亲高大的身躯弯成一张弓,用力拉着车子朝前奔。我跟在车后,小跑着,捡拾着车上掉下来的麦穗。我数着父亲的汗水一路走来。乡路上,每一寸土地都有汗水的味道。

那年,我家买了村里第一台拖拉机。拖拉机很是得意地在土路上跑了一阵。可是,遇上雨天,乡路泥泞得寸步难行。拖拉机试探地去征服它,很快,它陷在淤泥里,“突突突”,仿佛一头气急败坏的兽,怎么都出不来了。再看那条路,土黄着脸,无能为力地沮丧着。路老了,老得心有余力不足了。

不久,乡亲们运来了石子、水泥,要在這條路上铺水泥路。乡亲们干得热火朝天,带着与旧事物诀别的信心。

一条崭新的水泥路铺成了,平坦硬实,再也不怕雨天泥泞了。就这样,人们用埋葬的形式,让一条弯弯曲曲、坎坷不平的路永远消失了。连同那些土路上的沧桑岁月,

我的幸福感,是金钱买不来的。它让我能够安静下来,专心致志的做一件事。我不敢去想长大以后成为一名画家,所以最终画画变成我童年的一个符号,虽是符号,却非常美丽。也许长大以后我的天赋消磨殆尽,但是曾经爱过画画,却会深刻的影响我的人生。

动了笔墨的孩子,自然是不同的,从小爱上了美,便等同于爱上了善。因为一些原因我没能上大学,我并不是长辈口中那个出类拔萃的孩子,但也许是因为小时候爱画画的原因,我学会写字之后便爱上了写作。是画画让我的脑袋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,让我能够写出轻盈飘逸的文字。也许我写得不够好,但是每当我的文字变成铅字,一张张稿费单寄到我的手中,这份成就感,其实一点儿也不亚于小时候同学称赞我的画那份满足。

心香一瓣

童心如画

■何梦洁

从小,我就喜欢画画,仅仅是喜欢而已。只要身边有纸有笔,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画画,小时候,别的孩子课本总是干干净净,只有我的课本被我画的不成样子,甚至给课本上的小男孩添了长头发,衣服画成漂亮的小裙子,变成了漂亮可爱的小女孩。别的孩子看见了,纷纷将他们的课本拿来,让我尽情的涂鸦创作。那时候,我得到的最高的荣誉并不是考一百分,而是全班同学对我画画的认可,很多孩子总是等着下课让我帮他们画美女,画花草。是画画改变了我,让我更加自信。

画画,可能更多的出于一种天性吧!我相信,大多数的孩子,只要有笔,他就会在任何东西上涂鸦。因为生长在落后的乡村,没有人教我画画技法,但是我愿意用画画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内心。画画带给



晴空笑颜

苗青 摄